

那姑娘留下书包里有个学生证，姓许倒不错，倩才是她的真名。包裹还有一些告急的传单和小报，她上北京或许负有告状的使命，可这都是公开散发的印刷品，那么也许只是去北京避难，又显然害怕人认出来，才把有她证件的书包塞给他，他想。

他无从知道许倩的下落，只能从街上张贴的大字报和传单中去找寻那城市的消息。他骑车沿长安街从东单到西单，又去了前门外火车站，再到北海后门，各处张贴的外地武斗的告急他一一看遍，对种种惨案、枪杀、酷刑的控告，有时还有尸体的照片，这一切灾难都似乎都同许倩有关，他觉得没准就已经落在她身上了，不由得唤起切身的痛楚。

书包里还有许倩穿过的那件小黄花的无袖圆领衫，留有她的气味，卷成一团带血迹的内裤似乎都成了遗物，令他心底隐隐作痛。他像是染上恋物癖，摆弄不已这包裹的东西，把那本语录套上的红塑料封皮也退出来，封套里居然有个小纸条，写的是老地址，无量大人胡同，现今已经改为红星胡同，或许就是她姨妈家。他立刻出门，又觉得过于唐突，回到房里，把桌上的东西塞进包裹带上，只留下了她那夜换下的衣裤。

夜里十点多钟，他敲开了一座四合院的大门，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堵在门口，没好气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他说要见许倩的姨妈，那小伙子眉头紧蹙，明显的敌意，他心想也是个血统红卫兵，那番争切的冲动消失殆尽，便冷冷说：“我只是来通个消息，有东西交给她姨妈。”

对方这才说等一下，关上门。过了一会，小伙子陪了个上年纪的女人开了门，这女人打量了他一下，倒比较客气，说有什么事可以同她说。他拿出了许倩的学生证，说有东西要交给她。

“请进来吧。”那女人说。

院里正中的北房有些零乱，但还保持高干人家客厅的格局。

“您是她姨妈？”他探问。

那女人头似点非点，有哪儿点表示，让他在长沙发上坐下。

他说她外甥女，估且算她的外甥女，没上得了渡船，被挡在码头上了。这姨妈从包裹拿出那叠传单翻看。他说那城市很紧张，动用了机枪，夜里都在搜查，许倩显然属于被搜查的那一派。

“造什么反！”姨妈把传单放在茶几上，冒出一句，但也可以当成一句问话。

他解释说很担心，怕许倩出什么事。

“你是她男朋友？”

“不是。”他想说是。

又沉默了一会，他起身说：“我就是来转告的，当然希望她平安无事。”

“我会同她父母联系的。”

“我没有她家的地址，”他鼓起勇气说。

“我们会给她家写信的。”

这姨妈无意把地址给他。他于是只好说：“我可以留下我的地址和工作单位的电话。”

这女人给他一张纸，他写下了。这位姨妈便送他出门，关门的时候在门后说：“你已经认识这地方了，欢迎再来。”

不过是句客气话，算是答谢他这番不必要的热心。

回到他屋里，躺在床上，他努力追索那一夜的细节，许倩说过的每一句话，黑暗中她的声音和身体的反应都变成刻骨铭心的思念。

有人敲门，来人是他们这派的一位干部老黄，进门就问。

“哪天回来的？找了你几趟，机关里也不照面，都干什么呢？你不能再这样逍遥了！他们一个个揪斗干部，冲了会场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他问。

“就今天下午，都打起来了！”

“伤了人没有？”

老黄说大年一伙把财务处管出纳的科长打了，肋骨都踢断了，就因为家庭出身资本家，亮相支持他们这一派的干部都受到威胁，老黄的出身也不好，小业主，虽然入党快二十年了。

“要保护不了支持你们的干部，这组织就非被压垮不可！”老黄很激动。

“我早退出了指挥部，只外出做点调查，”他说。

“可大家都希望你出来支撑，大李他们不懂保护干部。谁都是旧社会过来的，哪个家里和亲属没有点问题？他们宣称明天要召开揪斗老刘和王琦同志的大会，你们要不制止，这样下去就没有干部再敢同你们挂钩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，老刘和一些中层干部他们让我来找你，我们都信任你，支持你，我得出来顶住！”

干部们也在背后串联，权力的争夺弄到人人不结帮成派便无法生存的地步。他被这一派背后的干部选中了，又得推到前台。

“我家里也叫我来找你谈，我们的孩子还小，我们要打成个什么，小孩子怎么办？”老黄眼巴巴望住他。

他也认识老黄的妻子，在同一个部门工作，人情难却。也许同失去许倩有关，这姑娘被拦截以及在他的想像中可能遇到的凌辱也激发他，重新兴奋起来。对失去权势受到威胁的人的同情或是共鸣，那种人情又唤起冲动，勾起残存的英雄情怀，大抵也因为他脊梁骨还没被压断，还不甘心任人打败。他连夜去找了小于，说服于必须保护支持他们的干部，于立即又去找大李。他一夜未睡，又串联了几个年轻人。

清晨五点，他便到了王琦住的那胡同，认了一下门牌，两扇铆着钉的旧宅大门紧闭，胡同很清静，还不见行人。胡同口有个早点铺子，已经开门营业。他喝了碗滚热的豆浆，吃了个从油锅里刚捞出来的油饼，路口还不见一张熟识的面孔。又要了碗豆浆，又吃了个油饼，这才见大李骑车来了。他抬手招呼一声，大李下了车，居然像老朋友一样紧紧握住他的手。

“你回来啦?我们正需要你。”大李也这么说,然后又凑近他,低声说,“老刘夜里转移走啦,藏起来了,他们去也只能扑空。”

大李一脸倦容,显得真诚,他们的前嫌顿时消失了。这就如同儿时里弄里孩子帮打群架,较之那虚假的同志关系多了屋哥们义气,这乱世还就得成帮结伙,好有个依靠。大李还说:“我已经联系了一个消防中队,头儿是我铁哥们,要打的话,我一个电话就可来一拨人,还能把消防车开来,拿水龙头滋他们丫挺的!”

六点钟左右,小于也和机关里的六、七个青年都聚集在胡同口,之后又都挪到王琦家门前,一伙子倚着自行车,嘴上都叼根烟卷。两辆小汽车进胡同里来了,三十米外停住,他们认出来是机关的车,车里没人出来,就这样对峙了四、五分钟,车往后退出巷口,掉头走了。

“进门看看王椅同志去,”他说。

大李这会儿倒犹豫了,说:“她男人黑帮分子。”

“看的又不是她丈夫。”他领头进去了。

前办公室主任从房里迎了出来,连连说:“谢谢同志们,请房里坐,请房里坐!”

王琦的丈夫,原先党的理论家现今又被党抛弃了的反党黑帮分子,一个瘦小的老头子,默默向大家点头,相通的两个房门都贴了封条,没处回避,来回在房里踱步,一支接一支烟抽个不停,还直咳嗽。

“同志们都还没吃早饭吧?我去给大家做些早点,”王琦说。

“不用了,刚才在胡同口都吃过了,王琦同志,就是来看看您的,他们的车走了,这会是不会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我给你们泡茶吧……”毕竟是女人,这位前主任噙着眼泪,赶紧转身。

事情就这样莫名其妙转化了,他转而去保护“反党黑帮”的家属。王琦在任时警告他同林的关系不得过密,那压力早已消解,较之那以后接连不断的事变,也算不得什么了,他相反感谢她为人宽厚,没有追究他同林偷情的事,如今也算报答她了。

他和大李这帮哥们喝着黑帮分子的妻子革命干部王琦同志家的茶,临时开了个会,决定成立个敢死队,以在场的这几个哥们作为骨干,对方组织如果揪斗倾向他们这一派的干部,立即赶赴现场保护。

但是武斗还是发生了,大年们在办公室里揪斗王琦,走廊上堵满了人,办公室内成了战场,人站到桌子上,桌上的玻璃板也踩碎了。他不能退让,挤进去,也站到桌子上,同大年对峙。

“把他拉下来,这他妈的狗崽子!”大年对那伙老红卫兵下令,毫不掩盖这种血统的仇恨。

他知道只要稍许软弱,他们便会扑到他身上,把他打残,再把他父亲的悬案不分青红皂白兜出来,扣上他阶级报复的罪名。办公室里外,他这派文弱的老职员和旧知识分子居多,干部们也多是文人出身,家庭和本人历史大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救不了他,相反却要他们这些年轻人出头抵挡。

“听着!大年,先把话说在前头,哥们都不是省油的灯,照样有一帮子,谁敢动手,今儿夜里就把你连窝给端了!信不信?”他也吼叫。

人闹到动物的地步，回归原始的本能，不管是狼是狗都露出牙。他必须恫吓，眼冒凶光，必须让对方明明白白看清楚，他就是个亡命之徒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此时他那模样，想必也近乎个匪徒。

窗外楼下救火车呼叫，大李招来援救的及时赶到，带头盔的消防队和印刷厂乘卡车赶来的造反派兄弟组织也打着大旗，进楼里示威。各派有各派的招数、学校、工厂和机关的武斗就这样兴起。要有军队在背后煽动，便动用枪炮。